

独有的魅力。

2号库里，首次同台展示了《四库全书》文渊阁、文溯阁、文津阁、文澜阁古籍真本和仿真影印版本，全面呈现《四库全书》风貌，实现“四阁四库合璧”。在兰台洞库，来自山东大学文学院的杜泽逊教授小心翼翼翻开斑驳的文津阁本《九章算术》：“它可以说是我们科技的老祖宗了，负数、分数、方程、勾股定理，在当时最领先。”《新民周刊》记者注意到，202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“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”中，郭书春译注的《九章算术》，不再以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为参照，而改用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出版方给出的理由是“较原版继有新发现、新修订，解决了原版留存的疑惑，多有增补和完善”。由此可见版本比对的价值。

回到考察调研现场。习近平颇为感慨：“我们的祖先，在科学发萌之际，是走在前面的。千百年来，中华民族没有中断，中国文化没有中断，但在数理化上有些中断，被赶超了。”

在兰台洞库，习近平与杜泽逊聊到了《四库全书》：“文澜阁我去过。”当年藏于七阁的七份《四库全书》，原本能够完整保存至今的只剩下三部了。如今，终于由中国国家版本馆建设，使得“四阁四库合璧”。这也令总书记关注起“合古今而集大成”的《永乐大典》。杜泽逊回复道：“落实您的批示，进展还比较顺利。”

与《四库全书》相比，年代更为久远的《永乐大典》也经历过兵燹之灾。杜泽逊披露，目前存世的《永乐大典》有800卷，400多册，只占

全书的4%。“庚子事变，东交民巷的翰林院损毁太严重。很可惜！”杜泽逊慨叹道。

“盛世修文。”在兰台洞库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起这个词。

回看中国古代，文献要在漫长时光中保存下来，殊为不易。东汉末年，曹操曾问蔡邕之女蔡文姬：

“闻夫人家先多坟籍，犹能忆识之不？”蔡文姬如此作答：“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，流离涂炭，罔有存者。今所诵忆，裁四百余篇耳。”蔡文姬所生活的时代，藏书多仍以竹简编成为主。到了宋代，藏书多为纸质。那一时期，朝廷甚至会向一些重点书院赠书。之后，诸如明代藏书家范钦创立天一阁，为了让藏书永续传承，他要求子孙后代“代不分书，书不出阁”，不仅外人难以入阁阅览藏书，自家人也不能随意出入天一阁。即便如此，能让历代图书典籍保存下来，仍是殊为不易之事。但中国人的韧劲就在于——无论书籍的形态如何变化，藏书以留经典的心思不变，由此也留下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明证。

看到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

国家版本馆展览设计单位设计师李涛刚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，为何为“版本馆”是缺乏了解的。李

涛当时最先考虑的是——先明确版本馆不是什么。“它不完全是博物馆，也不完全是图书馆，也不完全是展览馆。那它到底是什么？通过深入了解，我觉得可以理解它是集成了所有这些要素的，然后传达版本信息的一个新的形态。”以李涛的认识来看，如今的一总三分馆，不仅仅是古代文渊阁等等的一种延续。这就如同清代“北四阁”“南三阁”在建筑形态上借鉴了宁波天一阁的特点，但与私家藏书楼不同，清代这七阁属于国家专藏机构，承继的是周之守藏室、秦之石室、汉之天禄阁、唐之弘文馆、宋之崇文院、明之文渊阁。但清代七阁，又比之前代有所发展。

如今的国家版本馆——北京总馆文瀚阁、西安分馆文济阁、杭州分馆文润阁、广州分馆文沁阁，彰显的分别是大国气象、汉唐风韵、江南宋韵、岭南新韵。馆开四地，与清代阁开七处有相似之处，但如今更在开新时代中国的新气象。

中央总馆文瀚阁选址北京燕山，整体建筑秉承中国传统建筑风格，入藏版本1600余万册/件。南倚秦岭北麓名山圭峰，北望渭河的西安文济阁，结合陕西文化特色，目前设置两个展览。其中“赓续文脉 踔厉前行——中华文化经典版本展（西部篇）”旨在讲好以西部为主的中华经典版本故事，“楮墨遗珍 万里



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，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。